

释义理论的语言哲学诠释 ——语言哲学的新增长点

李明清

(湖南商学院,长沙 410205)

提 要:释义理论抛弃以往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解码的观点,强调对意义的忠实,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认为翻译是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语言哲学同样关注意义问题,重视人因素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目前将语言哲学与翻译学研究相结合的文章尚属罕见,本文就是在这个交叉点上的一次尝试,希望能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释义理论;语言哲学;意义;人因素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9)05-0012-3

The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 Ming-qing

(, China)

The interpretative theory strengthens loyalty to meaning and focuses the translator's position while they abandon the view that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code-switching. It regards transla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which we understand and express ide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meaning and human-factor in language study. But there hardly are articles that research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In view of that, we try to combining them and provide new reference for their development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the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eaning; human-factor

1 引言

翻译学中的释义理论(the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得益于塞莱斯科维奇(Sel'skovich, D.)等多年的口译实践与经验积累。国内有的学者认为释义学派翻译理论是“世界上第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顾鸿飞 2008: 48)。但是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发表论文不到10篇,论著更少。在已有的研究中,多为介绍性的和形而下的研究——将释义理论用于指导翻译教学,很少有形而上的探讨——为释义理论的理论构建寻找养料。本文尝试从语言哲学高度诠释释义理论,展现语言哲学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2 释义学派的翻译观

2.1 起源

释义学派的创立源于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Leder-

er, M.)等对口译实践和口译过程的多年观察与研究。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派不同,释义学派认为,口译是一种交际行为,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口译的对象是作者意图、目的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翻译应该以原语内容释义的准确度为质量标准,不应该对译字词和语言结构。

2.2 理论特点

加里(Cary, E.)认为,“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语篇之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出发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篇文章的种类、对象以及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Cary 1986: 85)。释义理论认为,语言在与认知知识融合之间没有实际交际意义,只是一种符号。在任何情况下,语篇(texte)的理解都需要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的融合,不能只依靠构成文章的语言。译者要翻译的是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因为语篇中词汇相

加的总和并不一定等于意义。而意义的产生必须依靠译者认知知识的参与。事实上,翻译是以口语或书面语的方式,用不同语言社团(speech community)能够理解的语言,转达作者意图表达的意义。总体来说,释义学派的翻译观主要有以下 5 各方面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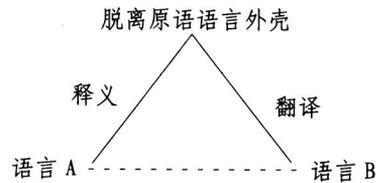
(1)翻译是交际行为而不是交际结果 释义学派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解码过程,而是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勒代雷曾经说过,“长时间以来,翻译常常被认为仅仅是语言行为,认为将某一语言的词或者句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词或者句就是翻译。实际上,成功的翻译要求对文章进行释译,需要语言之外的知识的参与”(Lederer 1994: 9)。她们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而不是交际的结果;交际并不是语言符号代码的简单转换,而是意义的交流;翻译是篇章层面的活动。成功的翻译必须借助语言之外的知识来理解词语的内容,脱离原语语言外壳(déoberalisation)诠释语篇中的意义。

(2)翻译的对象是意义而不是语言 译者翻译的是语篇而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语言表达的是概念,而语篇描述的是事实、环境、思想、感情等。“翻译是一种言语行为:使用一种语言必须学得并积累非语言形式的知识。”(Lederer 1994: 87)释义理论认为句子意义是作者意图表述的内容,而不是作者所说内容的原因和结果。意义不是指脱离语境的字词或句子的涵义,“意义包括内容和情感,意义不能脱离主题。语言知识同阅读和先前获得的知识结合之后产生意义。理解语篇不是理解独立的陈述句”(许钧 1998: 195)。而勒代雷也多次指出,“成功的翻译背后是对篇章的释义,是语言之外知识的参与”(Lederer 1994: 9)。而释义学派对意义的关注,使其与语言哲学不谋而合。

(3)翻译的三个层次 以往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有三个层次:词义层次、(索绪尔概念的)话语层次和篇章层次。释意学派将这个三个层次转化为:逐字翻译、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语言知识同认知知识相结合的篇章翻译”(许钧 1998: 192)。释义理论将逐字翻译和句子翻译称为语言对译(traduction linguistique),认为只有语篇翻译才是真正的翻译。比如,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吃了么?”或是“干什么去?”这些就不能直接翻译为“Have you ate?”和“Where do you go?”其实,这两句话所行使的只是语言的寒暄功能,因此应跳出字词和句子层面的限制,尤其是它们的形式和字面意义限制,考虑包含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的宏观语篇,将其译为“How are you?”勒代雷指出,“翻译行为旨在‘理解语篇’,然后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语篇’……语篇从根本上说是书面语言同语言外知识的融合。语篇既是翻译的对象,也是翻译存在的理由”(Lederer 1994: 13)。可惜的是,释义学派虽然

意识到翻译应该以语篇意义的翻译为主,但是就如何进行意义上的翻译,尤其是没有具体地解释当翻译在不同语种之间进行是否会有不同的意义诠释。

(4)翻译的程序 释义理论是“翻译程序的基本理论”(Lederer 2005: 89)。释义理论提出的翻译程序是: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和重新表达。其中,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是释义理论的精髓部分。该程序可以被图示如下:



(S ěskovitch et Lederer 1984: 239)

这个模型又叫释义模型,它突破了以往从语言到语言的翻译模式,突出意义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地位。这一模型的提出对口译教学与译员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5)译者的地位 塞莱斯科维奇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运作,译者是用一种语言把作者的所欲之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样译者就在翻译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60年代末,塞莱斯科维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忽视了人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的都是语言问题”(刘和平 2006: 21)。当时结构主义盛行,排除人因素(human-factor)的语言研究同样波及翻译。但是,释义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译者重新引入翻译的研究之中。翻译是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都发生在译者身上,由此翻译变成了对人(说话人——原文作者和听话人——译者)实施解释的一种动态研究。其实,翻译就是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对话,就是以语篇为中介的一种意义呈现和解释行为。

3 语言哲学反思

3.1 对意义的忠实

塞莱斯科维奇一再强调意义概念的重要性,区分两个概念:意义(sens)和意义单位(unit é de sens),并认为意义单位是翻译的最小单位。它是可以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表达的语篇等值的最小单位。释义学派认为,“意义是语言知识同认知知识结合的结果”,等值应当是语篇层面上的,即译文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同原文相同的效果。塞莱斯科维奇指出,翻译的对象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因此,翻译的任务是转达交际意义,而语言只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该学派认为翻译就是释义,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知识对原文所作的一种解释。

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经典问题,多年来争论不休。

“对此,莱尔曾经嘲笑说,对意义问题的关注成了英语哲学家的职业病”(陈嘉映 2003: 40)。根据塞尔(Searle, J.)的理论,“我们根据那些本质上不是语言的意向性形式来定义说话者的意义”(Searle 1983: 160)。释义理论强调翻译“作者意图表达的意义”,也就是塞尔所说的意义意向(meaning intentions)。释义理论没有解释如何翻译“作者意图表达的意义”,而塞尔却将意义意向分为两个层次:先意向和行动中的意向,并对二者的结构、特征和因果条件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因此,可以用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来弥补释义学派的理论不足,使后者能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3.2 译者地位的提升

在语用学诞生之前,语言使用者是一个被忽略掉的参数。勒代雷在肯定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推动翻译研究的同时,也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忽视语言研究中的人因素,因此不能科学地解释翻译现实。塞莱斯柯维奇曾经有过形象的比喻:“译者和译员是画家,而不是摄影师,绘画是借助画家的看法从意欲表现的现实中提炼与现实一致的意义和信息”(S  skovitch 1968: 9)。她强调作者、交际环境和读者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译者的认知知识对理解表达的重要性。这样,释义理论就将传统的、静态的翻译研究变成了认知的、动态的研究,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译者是勾通原文与译文的桥梁,是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之间的纽带。译者的本质就是人,语言哲学的终极目标也是研究人。两者在目标上形成了统一。语言哲学从“科学之科学”的高度对语言的各个维度进行反思,从而挖掘人在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方式。这也正是译者研究可以借鉴的无限理论源泉。

3.3 语言、人和世界三位一体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在者;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 2007: 11)。随着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语言非工具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塞莱斯柯维奇认为,语言仅仅是工具或符号的观点就显得有些局限。只要有人参与,就有解释,因此关注译者和意义正是释义理论的高明之处。李洪儒在讲授语言哲学时指出,“世界不应该分为内在世界和外在物理世界,而是应该由人的内在世界、外在物理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神话、童话等)三个组成部分”(李洪儒 2008: 59)。随着译者参与到翻译活动之中,三种世界就通过译者融入翻译活动,进而通过语言这个特殊的在者展现在译文中。在某种意义上说,译文也是译者的一种存在方式。甚至可以说,在译者进行翻译的某个时刻,语言、人和世界在译

者的思维中实现了人的统一。如果是这样,对语言、人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探讨都将有助于对译者思维方式和认知知识的研究。

4 结束语:语言哲学的新增长点

当然,释义理论还有很多不足。随着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塞莱斯柯维奇对语言的理解显得过于狭隘。语言不只是纯粹空壳的符号,意义也是语言的组成部分,包括使用语言的人同样不能同语言分离。这也正是语言哲学能够对释义理论提供补充和指导的理据。

参考文献

-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顾鸿飞 韩振宇. 释义学派翻译理论在俄语口译中应用的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08(1).
- 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J]. 外语学刊, 2007(4).
- 李洪儒. 《语言哲学概论》讲义[Z].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2008.
- 刘和平. 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J]. 中国翻译, 2006(4).
- 许钧 袁筱一.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Cary, E. *Comment Faut-il Traduire* [M]. Lille: P. U. L., 1986.
- Lederer, M. *La Traduction Simultan  e* [M]. Paris: Didier Erudition, 1981.
- Lederer, M. *La traduction Aujourd'hui: le Mod  e Interpr  atif* [M]. Paris: Hachette, 1994.
- Lederer, M. *Th  orie Interpr  ative de La Traduction: Gen  se et d  veloppement* [M]. Paris: Lettres Modemes Minards, 2005.
- Searle, J.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skovitch, D. *L'interpr  te Dans Les Conf  rences Internationales: Probl  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 [M]. Paris: Lettres modemes Minards, 1968.
- S  skovitch, D. *Language, Langues et m  tier:   tude de La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tation Cons  cutive* [M]. Paris: Lettres Modemes Minards, 1975.
- S  skovitch, D. et Lederer, M. *Interpr  ter Pour Traduire* [M]. Paris: Didier Erudition, 1984.